

文、图/田力

在沈从文笔下,湘西八面山为世人所顶礼膜拜。从山脚出发,通往八面山最宽敞的路途,是西眉峡。当云雾从峡谷升起后,从空中俯视,八面山像一只在云海中航行的船。我的祖辈们就是船下的纤夫,拉着船渡着人。这种世世代代的船歌、号子,正是从西眉峡发出最初的声音。

侠肝义胆,守护安宁。西眉峡是个峡,它承载着龙山偏远的小村落;西眉峡是个侠,是守护一方安宁的“武者”。

龙山西眉峡,也是西眉侠



清晨的西眉峡。

山里的祖辈,峡中的世界

岩板溪水潺潺地流经西眉村,山间弥漫着一种沉静的楠香,浮动着。循着香气,去爷爷(土家语叫“爹爹”)的墓地,羊肠小道的尽头能看到树皮沟壑深处的缕缕金丝,仿佛阳光熔在树纹里。

爷爷墓碑旁的金丝楠木群,像是凝固了他拿着烟斗抽草烟的时光。碑上不知名的藤蔓植物伸出枝丫,摸一摸,像是爷爷铜壳般的指甲和充满老茧的手。墓碑上“田宏芳”几个大字下面,清晰地刻着我的乳名。

爷爷是十里八乡少有的知识分子,是能文能武的田先生。题词写字,国画写意样样精通。懂易经,会算命,会扎纸屋,包揽了乡亲们的红白喜事。乐善好施的他在那个闭塞的年代,也是家喻户晓,峡谷的儿女需要进山做买卖,或采山珍寻药材时,也一定会拜访他。爷爷会在这川湘古道的某棵神秘的大树上绑一根红绳,让上八面山搞建设或者走夜路回家的乡亲们遇不见蛇虫,也碰不见祖辈口中的“脏东西”。如今从西眉峡上八面山的这条步道旁的树上也挂上了红绸,像是爷爷亲掌了煤油灯,指引

和保佑着来往的行人。

从西眉望向八面山,隘口处有一隅马鞍状的山峰耸立,这地方唤作马鞍山。奶奶(土家语叫“阿玛”)就葬在这里。跨过一座独木桥,墨色的松针映入眼帘,好像奶奶包的蓝布头巾,一针一线地分明。

奶奶是一个普通的土家族的女人,数米长的靛蓝色的土布没有任何花纹,如同祖祖辈辈世代依偎的这峡谷大山深处的夜色,亦如同她的平凡。西眉的祖辈们也在八面山下享受着这份孤寂。

每天清晨,奶奶会先将布巾一头压在额前,两端沿耳侧向后收紧,在脑后交叉,再绕回额前,循环往复。布端塞入层叠的褶皱中,固定成了厚重的“人”字。巾角里藏着奶奶指尖泥土的气息、茶叶的清香和柴火灶头的炊烟。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彭氏女人几乎常年打着赤脚,父亲给她买的凉鞋,慢慢褪成了脆弱的灰白色,她宁可让时光蚀穿,也不曾碰过。

奶奶和爷爷的家就在一口冬暖夏凉的水井旁,水汨汨地从地下冒出,甜得沁人心

脾。爷爷喜甜,哪怕家里只剩糙米做饭,白糖也不曾断过。奶奶做完饭总是会在米饭下垫一层白砂糖,递到田先生手里,然后舀上一碗比矿泉水还甜的凉水放在桌上,转身再去照顾家里的伢伢们。

姑姑(土家语叫“嬷嬷”)嫁到岩板溪的尽头大湾沟,那里夏天漫山遍野都是折耳根的花,如今她的坟几乎淹没在花海中。姑姑最爱吃折耳根,桌上永远有一碗辣辣的凉拌菜。小时候的我总觉得这个叫鱼腥草的东西又腥又没有鱼,味同嚼蜡。但在姑姑亲手做的酸辣海椒的加持下,我终究是越来越喜欢,成年后更觉着折耳根的味道饱含苦辣酸甜。

春天一到,屋前屋后的折耳根冒出细芽,柔柔嫩嫩地红。姑姑晓得我爱吃那玩意儿,带着小镐锄遍地去挖,然后在门前的溪涧里去洗。她弯腰劳作的样子,像极了河边的马桑树。我爱吃春天的折耳根,更爱初夏时它开花的样子。南风吹上山坡,折耳根就有一拃多高了,叶子也会变绿一些。白色的花朵就像晴空夜晚的星星,一直会开到我的梦里去。

血色西眉:湘西剿匪纪念地

每家派出劳力,抢修八面山燕子洞工事,运送大量的柴米油盐。

八面山拔地而起,高数百丈,独立无所依,有民谣说:“苍山月,洱海雾,八面山的路。”八面山只有几条羊肠小道可以攀登,地势险峻,易守难攻。1950年1月18日凌晨5时,总攻战斗打响。在421团的掩护下,422团攻击部队成功攻上八面山。随后,两支队伍成功打进燕子洞,占领了土匪的司令部,剿匪战斗取得胜利。就这样,在西眉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解放军成功剿灭了盘踞在八面山一带的土匪,让这百年

穷山窝与童年乐园

西眉峡是远近闻名的穷山窝,也是装着我童年梦想的伊甸园。

外界都有电灯电话的20世纪90年代,这里还在点煤油灯。还是考上大学走出去工作的爸爸和左邻右舍齐心协力给村里拉了电线,才有了土家伢挤在村口看黑白电视机的热闹。这曾是我童年别样的色彩。

小时候,回到家乡的我会被安排住在楼房最“奢华”的堂姐家,把她大儿子三佬的转角楼腾出来给我。这个管我叫二姑姑的勤劳小男孩,每天清晨都会在转角楼下邀我和他去爬八面山。八面山被他形容得就像天堂,可以骑马可以打猎,可以喝最甜的泉水,还可以去山顶的伯伯家吃土鸡。但睡眠惺忪的我从没赴过约,也让这个从西眉峡上八面山的约定迟到了十几年。

某个午后,他神秘秘地带我到转角楼的另一个回廊,给我展示一个沙缸的木盖子,我怀着好奇心打开,里面居然是一头黑白相间的圆滚滚的花野猪,我欣喜若狂,这只凶悍的小野兽成为童年炫耀的资本。

峡谷里,伢伢们一起聚着闹着,每天都有数不清好玩的项目。村口的婶子做好了米豆腐摆摊,我们几个是常客。桌面竹筒里面插满了专门吃米豆腐的竹签。那签子可不寻常,一块竹片下面站着两只脚,削尖了签子,再小的孩童也轻松能逮住这嫩滑的美味。我们几个一攥一拌一扎,签子比筷子可好用多了。

小溪里,螃蟹一翻一个准,几块瓦片几根柴火搭成的小灶,走到哪家借点油,就让螃蟹下了锅,香得迷糊。吃不完的顶活泼的几只留着放凉水井里当宠物。有个玩伴叫狗伢,是个孤儿。自己每天饿肚子,还救了一只树上掉的小松鼠,小东西在我这个“富有”的妹伢的照料下,居然就不怕人了,和我俩形影不离。我也没有用笼子关住它,人与动物在西眉是如此信任与和谐。

我也幻想着在这里养一群小松鼠小野猪,送给我的朋友,让他们知道八面山下还有这样欢乐的地方。但气候湿润凉爽的峡谷里也有最毒的蚊虫,经常把我这个细皮嫩肉的人咬得脚都下不得地,这也迫使爸爸不得不背着我踏上了狭长的羊肠小道,走出了峡,我依依不舍地回望着我童年的伊甸园,回到城市的喧嚣中。

西眉峡的草木如何成为精神的渡口

西眉峡,是通往八面山的地质奇观走廊,也是武艺超群的侠。攀登八面山的小路里,最宽敞,最好走的一条就是西眉峡。

西眉峡如大地分娩的伤痕,土家族人则在这长出独立的脊,西眉峡人骨子里,嵌着八面山坚实的岩,包着蓝布头巾的爷爷那样的祖辈们,有着最宽广的胸怀,那是家国大义,是民族情怀,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土家儿女。它渡着我们。土家妹伢戴着的头帕头巾,不再是束缚——是我们祖辈信仰的继承,是传承土家文化的自信,是超越祖辈的自信。我们的头巾和露水衣也不再只是靛蓝,还会有我们土家织锦(土家语叫“西兰卡普”)的绚烂和多彩。

八面山被土家人称“树木补”。“树木”汉语意指“祖先”,“补”汉语意指“船”,“树木补”就是“祖先船”。西眉峡的一桥一路,一草一木都是祖先船的锚和帆,从西眉峡上八面山,我的祖辈们喊着号子,用他们的坚守和无私建成了精神渡口。它指引着我们土家子孙通往另一个国度,去往更广阔的世界。回首时,西眉峡永远是土家伢的码头和港湾。

西眉峡是个侠,是湘西血性的书写。西眉峡又是个峡,在八面山的神秘下,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低调而又恭敬。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守护士家人的世代安宁,庇佑着大山的子孙,让世人为之敬畏。